

对“生命工厂”的伦理追问

冯周卓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生产”人的生命工厂的研究已获得进展,它有可能带来两个方面的结果。其一,生命工厂有可能导致人类自然生育方式的终结,从人的伦理价值来分析,这种结果会极大地影响到亲子关系,引起人们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困惑。其二,生命工厂有可能导致人的性爱与生育相分离,这将影响到妇女的权益,并将对现有的两性关系和人伦道德造成巨大的冲击。

关键词: 生命工厂; 人造子宫; 生育方式; 伦理

中图分类号: B82 **文献标识码:** A

1932年,英国小说家赫胥黎在其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美丽的新世界》中提出了人造子宫的设想。他假想2532年人类社会发展成为一个“基因乌托邦”,基因技术高度发达,由生命工厂按“基因设计+克隆胚胎+人造子宫”的流水线方式来生产人的后代。

当代科学技术正以几何级数跳跃式的发展,许多科技成果甚至在科幻作家设定的日期之前就已造出。离赫胥黎设定的2532年还差531年,2001年7月12日媒体报道,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两位胚胎学家戴维·毕比和马休·惠勒正在研制一种模仿动物受精和胚胎发育过程的芯片,设计目标是使受精和胚胎发育的早期过程在一个容器内完成,直到胚胎发育到适于进行移植的阶段。或许在未来50到100年内,全部怀孕过程完全可由机器设备来完成,也就是说婴儿们将从一条条生产线中诞生。^[1]此后仅过了半年,2002年2月媒体报道人造子宫的雏形就已由美国康乃尔大学生殖医学与不育症中心和日本东京顺天堂大学的桑原教授宣布获得进展。与此同时,美国芝加哥生殖遗传研究所宣布经过基因筛选的设计婴儿已经诞生。^[2]加上1997年2月英国科学家宣布克隆羊多莉的诞生,由此看来,赫胥黎所构想的“生命工厂”流水线的三大要素已初步成形,只待发展完善就可以非自然地“生产”人了。这对不能生育而又想要孩子的女性来说是最好的礼物,然而它也可能意味着自然生育的终结。

毫无疑问,人造子宫是继克隆人之后又一颗等待引爆的“生物学炸弹”,它将对人类的道德与文化造成的冲击尚难以预料。看来人类正坐着自己亲手造就的“工具理性”之船在汪洋大海中直往前冲,人类既无法让这艘船停下,也不知道它要将自己载向何方。可是我们还是要尽力探索如何控制“工具理性”之船,避开大浪与暗礁。

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任何一项技术都有双面性。通常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是从为人带来某种利益的角度来发明新技术的,一旦新技术发明出来,至少为某一部分人带来福音。在开始,人们尽情享受着新技术带来的欢愉,而很少考虑它同时会给人类带来某种不利甚或是灾难。特别是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经济利益成为技术创新的主要驱动力,因为研究人员需要公司的资金资助研究项目,而公司则需要利用新技术来开发新产品。经济活动要面向市场,而市场的需求来自特定的消费者。消费者的需求不一定是理性的,或者是不会考虑到人类整体的可持续发展。这样由某些消费者的需求所引发的技术创新有可能导致对人类整体的损害。人的本质在于他的类的本质而不是单个人的性质,即马克思所指的人是“类存在物”。^{[3](107)}因此,对人造子宫和“生命工厂”可能带

来的影响，我们需要从人类伦理的高度来考察，以便在它可能对人类带来消极影响之前对其进行引导或限制。例如，2002年2月22日，一个有关人造子宫和设计婴儿伦理问题的国际学术会议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举行。2月25日，联合国开始讨论禁止克隆人的国际公约。

对女性来说，怀孕和分娩无疑是一次痛苦的经历。一位女权主义作家就曾抱怨：“至少应当提供一种新的生育方式，使女性拥有选择的权利。”人造子宫正是这样一种可能的方式。然而选择既体现了自由又意味着承担责任，人们在进行选择时必须预先做好准备对可能的结果承担责任。假定新的生殖技术本身是中性的，但选择技术的结果必然涉及到有关的社会文化和传统道德习惯。“当科学和技术使人的自然体能够通过技术加以支配时，道德的藩篱也就被控制繁殖的新方法给打破了。”^{[4](p15)}于是这里就产生了两个基本的问题：不同的生命繁殖方式有无本体意义上的区别？人们选择生命繁殖方式的后果由谁来承担？这些问题既不是科学家和技术专家所能回答的，也超出了作出选择的个人所能回答的。这些问题只能由研究形而上的哲学来回答。

考察人的生命本质有两条进路：一条是相信“天人合一”，认为人的生命本质源于自然，并以自然为自己存在的对象，人向自然的索取以不破坏自然生态为前提；另一条是主张人与自然二元分立，人通过不断发现自然规律，利用规律来改造自然为我所用，亦可利用规律来改造人的自然体。本文作者认同“天人合一”，从人与自然不可分这一进路来思考。由于人造子宫和生命工厂目前只是初步的探索，离成熟的技术还有较长的路要走，本文只是先推测这项技术的直接可能的结果，然后对这些结果从伦理价值的视角提出值得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一、“生命工厂”有可能导致人类自然生育方式的终结

从技术上说，只要人造子宫能适合人的胚胎发育，那么人造子宫导致人类自然生育方式的终结这个结果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从哲学上来思考，技术针对的只是人的自然层面，我国著名生命伦理学家邱仁宗先生指出，不可能用单一的特性来界定“人”，人同时还是有自我意识的人、社会的人。^[5]人的遗传不仅是自然物质的遗传，还有心理和文化潜质的遗传，而心理和文化潜质的遗传更有可能是胎儿自母亲子宫中获得。对人工生育结果的责任，不仅是自然生理方面的，还有社会文化方面的。因此，本文提出以下追问：

追问 1：对自然生育的人而言他是经自然选择的，对人造的人而言他只是造人者操纵的对象。马克思说：“说人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这就等于说，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本质的即自己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3](p106)}假如人脱离了自然，不用凭借自然的力量来表现自己的生命，那么他何以证明自己是人呢？²

自然选择是无目的的，但事实上自然在造生命的过程中又体现了有目的的安排。想一想，每一个生命都是从一颗受精卵开始的，就在受精的一刹那，平均有上亿个精子竞相争取与一个卵细胞结合的机会，最后的“胜利者”就是来到这个缤纷世界的每一个人。这就是生命的奇迹。然而“设计婴儿”却要打破这一奇迹，从受精卵的结合到婴儿的出生，一切都变得那么透明，每一个人的诞生都是人为技术操纵的结果，那么，人的生命的价值又何在呢？

追问 2：在人体自然妊娠过程中，胎儿与母体子宫互动变化，即胎儿的成长刺激子宫扩大并提供营养，子宫受母亲大脑控制影响胎儿的发育。母亲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喜怒哀乐都会影响胎儿的神经活动类型的形成，母亲与胎儿之间会建立在自然条件下于产前发生的心理与感情上的联系。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人类文化遗传的方式之一，胎儿在母亲的子宫中会获得初步的文化感受，心理学家所提倡的胎教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胎儿在人造子宫中缺乏与母体的互动，会不会影响他的情绪和文化感受的获得？当然，持技术至上论者可以争辩说，胎儿的心理和文化传播问题在人造子宫中同样可以利用技术来解决，母亲甚至父亲都可以在人造子宫旁进行胎教。而且如果人造子宫能做透明的，更便于父母亲与胎儿的互动。这样，虽然孩子不是直接出自母体，但经过这种可直接感

知的互动胎教，不但母子亲情而且父子亲情都能建立起来。可是，体外的感知只能是眼睛的互视，而胎儿期眼睛是不能睁开的。在母亲体内的直接孕育则是全方位的触觉感知，儿童心理学研究也已证明，即使在婴儿出生后的几个月内，母亲的抚摸对孩子的发育成长也是最重要的。

追问 3：人有自然生物的一面，按照动物的天性，动物总是尽最大可能繁衍自己的后代，建立亲子感情并保护自己的后代。而且人又有社会性的一面，人是最重感情的动物。常言说母子情深，但由人造子宫孕育出的孩子不是直接出自母体，母亲没有经历生育的艰难，亲子感情能够建立起来吗？可能有人会说，自第一个试管婴儿诞生已有 20 多年了，亲子感情不也是很正常吗？是的，不错，但体外人造子宫生育与体内生育的试管婴儿不一样，现在通行的试管婴儿毕竟是在母亲子宫内孕育的，这个过程与自然生育并无多大差别。母子血脉相连、骨肉情深。即使是“代孕母亲”也与所生孩子感情深厚，难舍难分，以致出现多起“代孕母亲”不愿按合同交出婴儿的官司。

追问 4：如果生育方式是可以选择的，有的孩子是从自然母亲十月怀胎所生育，有孩子是从生命工厂中“造”出来的，他们将如何互相看待对方？这里将有三种可能性：第一，母亲生育的婴儿与人造婴儿在外形与智力方面均无特别的差异，那么将不会有什么不平等。第二，母亲生育的婴儿在外形或智力方面优于人造婴儿；第三，人造婴儿在外形或智力方面优于母亲生育的婴儿，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产生新的不平等。可以想象，通过人造子宫生育出来的孩子在以后了解真相时，有可能把他们这种不同寻常的产生方式当成负担，甚至会为此而痛苦一生。由于各人的生育来历不一样，如何看待对方、如何与对方相处，必然要形成新的道德规范。为了避免可能的冲突，新的法律规定也是必要的。

二、“生命工厂”有可能导致人的性爱与生育相分离

自人从动物中分化出来就意味着性爱将与生育相分离，因为动物只有在繁殖期才有性活动，而人的性活动已经超出生育期并能长期保持。自然生育妨碍了人追求性快乐，1960 年避孕药的问世，使得性爱与生育之间出现明显的分野，没有后顾之忧的女性开始真正享受性生活的美好，而人造子宫将使女性彻底摆脱生育的负担。但是，大自然在使人生育痛苦的同时也使人享受性的快乐，以利于人繁殖后代。对此，本文要提出：

追问 5：快乐源于某种需要的满足，人的快乐感与动物不同。动物纯粹是由于本能的生理需要得到满足而感到快乐，人则主要是通过满足自己的社会性需要而感到快乐。若无需通过性爱来生育后代，或者性爱不是由满足生育后代的需要而产生的，那么性快乐从哪里来？人在对社会性需要满足的期待中期盼着快乐，没有期盼，快乐的感觉还能存在吗？

技术至上论者往往从功利主义的伦理学关于快乐最大化的原则来为自己辩护，他们认为，如果技术能给人带来最大的快乐就是符合道德的。例如，朱利安·赫胥黎就提过这样的解决幸福问题的方案：“在人身上和动物一样，当对脑的每一部位进行电刺激时，便会在全身引起极其强烈的幸福感和舒服感，甚至可以让一半身子感到幸福，而另一半身子仍处于正常状态。”^{[4](275)}这样一来就把人降低到低级动物的层次，只要满足纯粹的生理需要就可以了。这与一头快乐的猪还有什么区别呢？

追问 6：法国著名学者莫兰在考察人的发展历史时指出，从原始社会开始，“禁止乱伦，将构成第一个巨大的文化压力，其实际生活的、心理的和社会的后果是不可估量的。”^{[6](141)}原始社会禁止乱伦是为了解决优生以利种族繁衍，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人类社会复杂的人伦道德。一旦性爱与生育相分离，性爱脱离了生育的羁绊，人的性爱满足会不会像吃饭一样随心所欲呢？甚至会不会突破其他的乱伦防线呢？根据莫兰的结论作进一步的推论，没有了乱伦的束缚，人们的社会生活会有很大的变化，同样，心理的和社会的后果也是不可估量的，人伦道德将要面临重建。可是，我们将要面临的尴尬境界是，在技术成熟并产生社会后果之前，面对不确定性我们不能重建道德；而一旦技术成熟且产生社会后果时，道德重建又跟不上，因而必然会产生剧烈的社会 and 道德心理冲突。

追问 7: 同性恋早已是性爱与生育的分离, 在刚开始时被认为是乱伦, 但现在它在许多国家正经历被鄙视禁止到理解和承认其合理的过程中。如果与克隆技术相结合, 一对男同性恋者也可能借助克隆技术在生命工厂“生出”自己的孩子。那么, 我们将如何看待性别角色? 人造子宫的出现会不会加速同性恋的扩展呢? 事实上, 对上述现象, 著名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在 1969 年接受采访时就分析过:

“今天, 旧价值在崩溃, 我们看见长期积蓄的性挫折令人兴奋地释放出来了, 我们淹没在强调性的狂潮之中。但是, 这并不能释放利比多, 反而似乎引发了对性的厌恶, 一种性心理的厌世。在这样的狂轰滥炸之下, 性反应的敏感度会荡然无存。这会刺激一种对人体的机械观, 把人体当作能够感知具体兴奋的机器, 一台不能全情投入和超越的性机器。它使性快乐与生殖分离, 使这一分裂泛滥成灾, 同时又强化了同性恋。以当前潮流的发展势头来看, 性爱机器似乎是不久就会出现的自然发展结果——不只是当前的电脑约会, 而是一架机器。直接刺激人脑的快乐电路, 它就可以使人达到性高潮。”^{[7](p382)}

追问 8: 麦克卢汉在论述热技术紧随令技术出现所产生的破坏性影响时, 引用了罗伯特·希奥波尔德在《富人与穷人》中提供的一个例子。澳大利亚土著从传教士手里得到钢斧之后, 他们建立在石斧之上的文化就土崩瓦解了。他们的石斧不但稀缺, 而且是男子至上地位的基本象征。传教士提供大量的锋利钢斧, 送给妇女和儿童。男人甚至不得不向妇女和儿童借钢斧使用, 大丈夫的尊严随之而土崩瓦解。麦克卢汉由此提出: “传统的部落和封建的等级制度, 当它和机械的、整齐划一、重复使用的任何一种冷媒介遭遇时, 都会迅速分崩离析。”^{[7](p246)} 我们的问题是: 生命工厂技术导致自然生育的终结意味着女性将完全摆脱生育的负担, 男人和女人无论在抚育孩子或是劳动方面都平等一致, 基于区分两性关系的社会文化和传统道德将如何演变?

技术乐观主义者会认为, 有了人造子宫就可以真正实现妇女的解放, 因为妇女可以选择不同的生育方式, 她完全可以像男人那样不受生育的束缚。但我们也可以有一个完全不同的预见情况, 既然妇女不用怀孕, 那么也就不再需要产假。可是, 当有的妇女选择自然生育, 另一些妇女选择体外人造子宫生育, 这就会对劳动妇女的劳动保障权造成很大的冲击, 因为雇主当然希望本部门的女雇员用人造子宫来生育, 以便不影响工作。这样一来, 妇女的生育选择权和劳动选择权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也许本来想自己生育孩子的妇女为了保住工作而不得不用人造子宫来生育。

我们再进一步推测, 如果妇女不用怀孕、不用自己生育, 那么女人和男人在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就会趋于一致, 男人和女人的社会活动不再互补。根据耗散结构、混沌理论、生态学等关于复杂性系统的科学理论, 系统是基本的复杂性, 它必须保持多样性及与外界交换能量和信息才能保证系统的动态平衡。系统的多样性意味着它的要素的差异性, 差异的对象相遇就会产生互动, 互动在一定条件下会转换成相互间的关系, 即产生组织化现象。如果没有差异, 没有多样性, 就成了死板一块, 社会不再成有序的组织。中国古代先哲老子也说过: “万物负阴而抱阳, 冲气以为和。人之所恶, 惟孤寡不谷”。^[8] 缺乏多样性的单一社会是不会有活力的, 我们人类社会会不会因此走向“死寂”呢?

总之, 一旦人造子宫成功实施, 会带来许多伦理道德问题, 这些问题对人类是福是祸不得而知。也许本文上面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将来不会成为问题, 因为产生问题的条件会被消解掉, 例如不会所有的妇女都愿意让人造子宫来孕育自己的孩子, 而放弃自己的怀孕体验。或者将会制定相关的法律, 只让不能生育的妇女利用人造子宫, 这就能控制在极少数人的范围内。也许有的问题根本就没有答案, 然而正是这些没有答案的问题成了人们进行哲学探索的永恒动力。

自古希腊人喊出“认识你自己”的口号以来, 对人自身的探求就一直是最令人困惑的事情, 随着基因技术的进展, 这个目标似乎越来越清晰。然而技术原本是人创造出来的, 可是当它为人们带来了诸多好处时, 便被抬到了至高无上的理性地位。对技术和科学的过分依赖, 而不是注重人性, 导致了人类的孤立性以及对自然的狂妄自大。以依赖于经验数据、可科学地观察的事实和有效程序

的方法论，来使世界非神秘化和祛魅，是对世界现实的否认。基因技术的发展使人们对生命形式有了更多的选择，但它的清晰透明却使人类的意义黯然失色。事实上，这个世界是，并且将永远笼罩在神秘之中，也正是这种神秘性，使得人类具有永不停息的探索精神。

参考文献

- [1]奇云. 女人生育不需要男人[J]. 科技文萃, 2002, (4).
- [2]李虎军. 我们离赫胥黎的预言有多远[N], 南方周末, 2002年3月21日.
- [3]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0.
- [4]库尔特·拜因茨. 基因伦理学[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0.
- [5]邱仁宗. 论“人”的概念[J]. 哲学研究, 1998, (9).
- [6]莫兰. 迷失的范式[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 [7]埃里克·麦克卢汉, 弗兰克·秦格龙. 麦克卢汉精粹[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 [8]老子. 道德经[M], 42章.

Ethical Examining on “Factory of Life”

FENG Zhou-zhuo

(College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Factory of Life” can bring up two kinds of result. Firstly, it can end the natural bearing mode of human being, which can make great effect to parenthood by the view of ethical value. This can puzzled the value of life. Secondly, it can separate sex of human being from bearing, which can affect the natural rights of woman. And then, it can make great impact on gender-relationships and ethical morality.

Key Words: Factory of Life; Man-made Uterus; Bearing Mode; Ethic

¹ Page: 1

库尔特·拜因茨, 基因伦理学, 华夏出版社, 2000, 15.

²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人民出版社, 2000, 106.